

程傳

大畜

噬嗑

頤

賁

大過

剝

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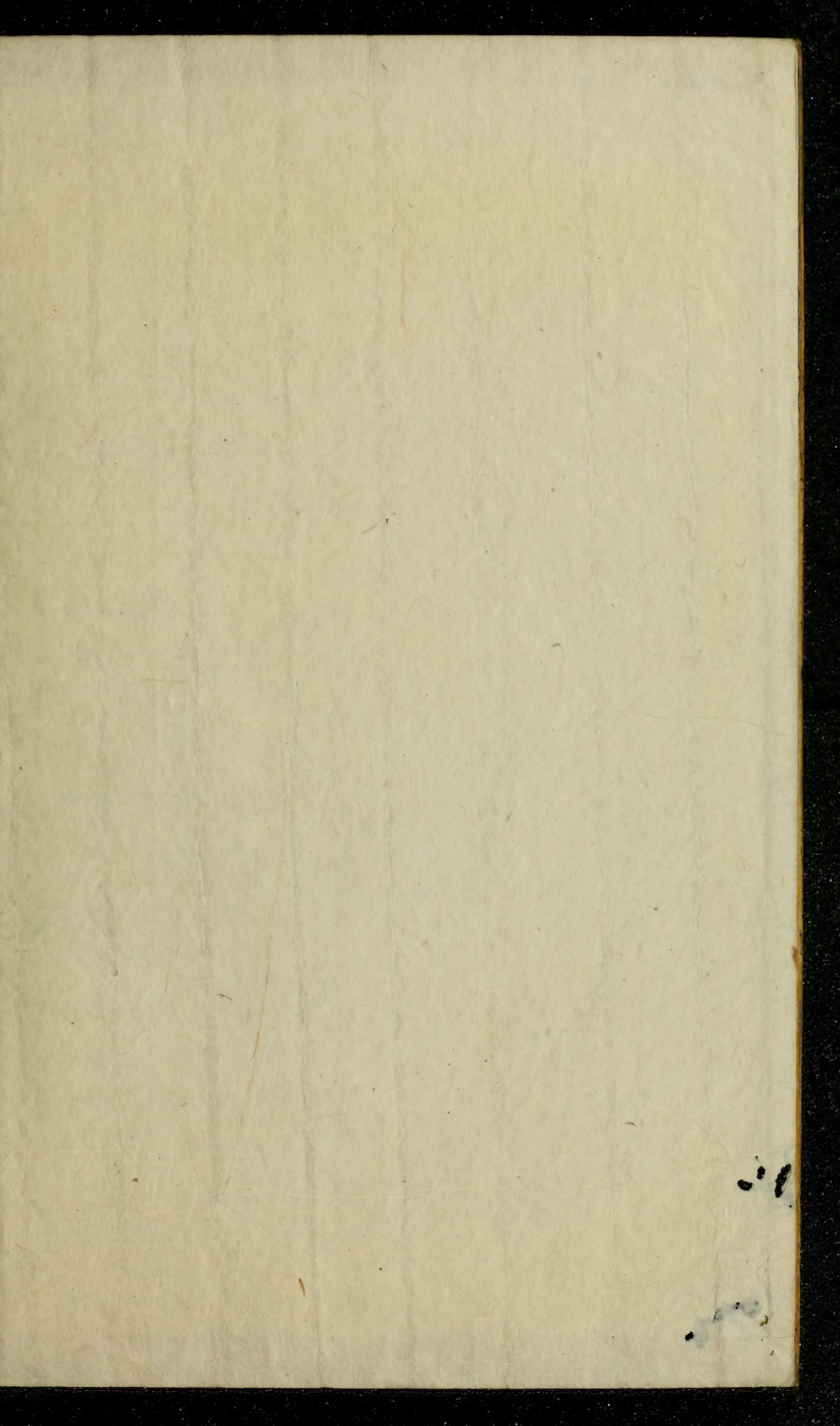
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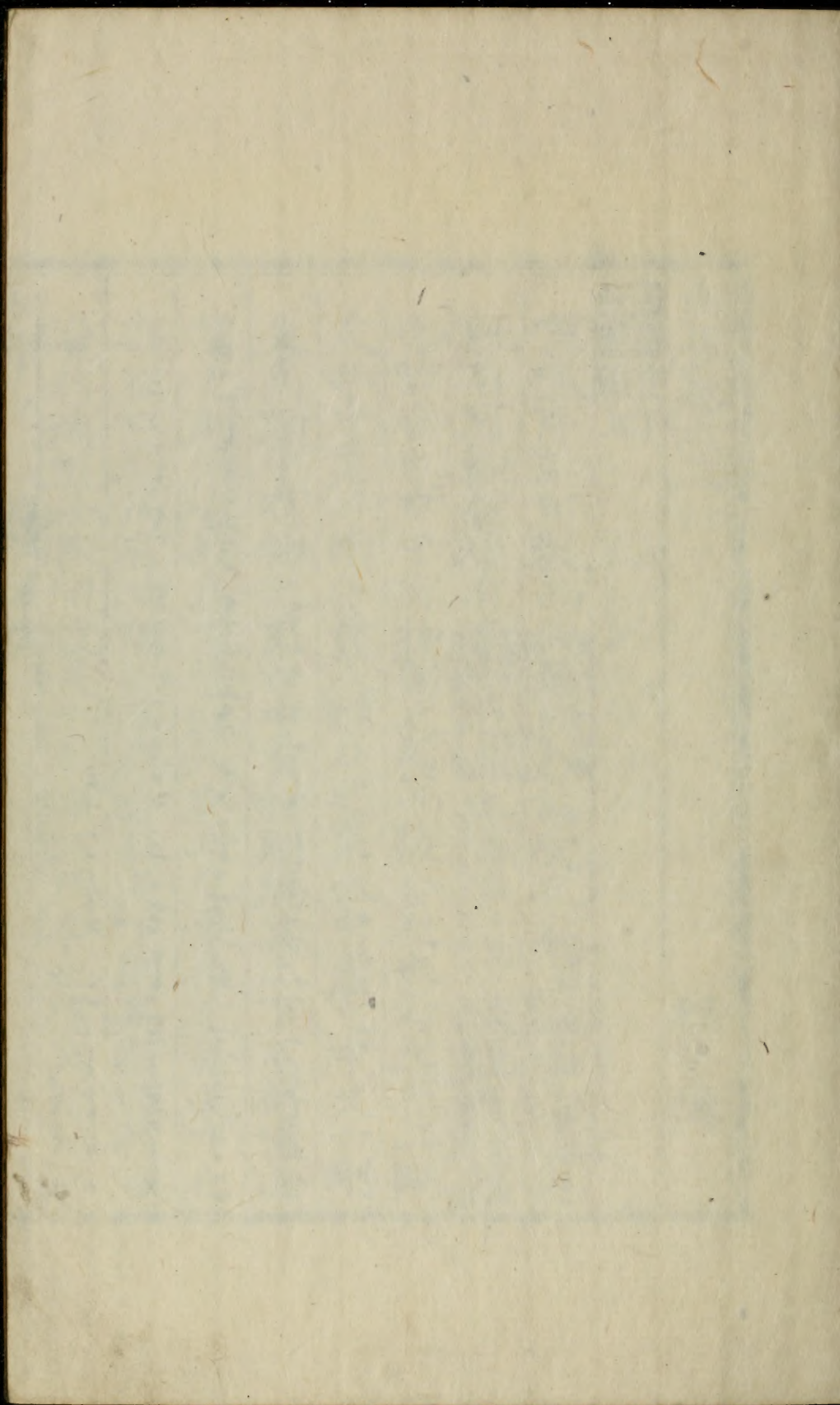
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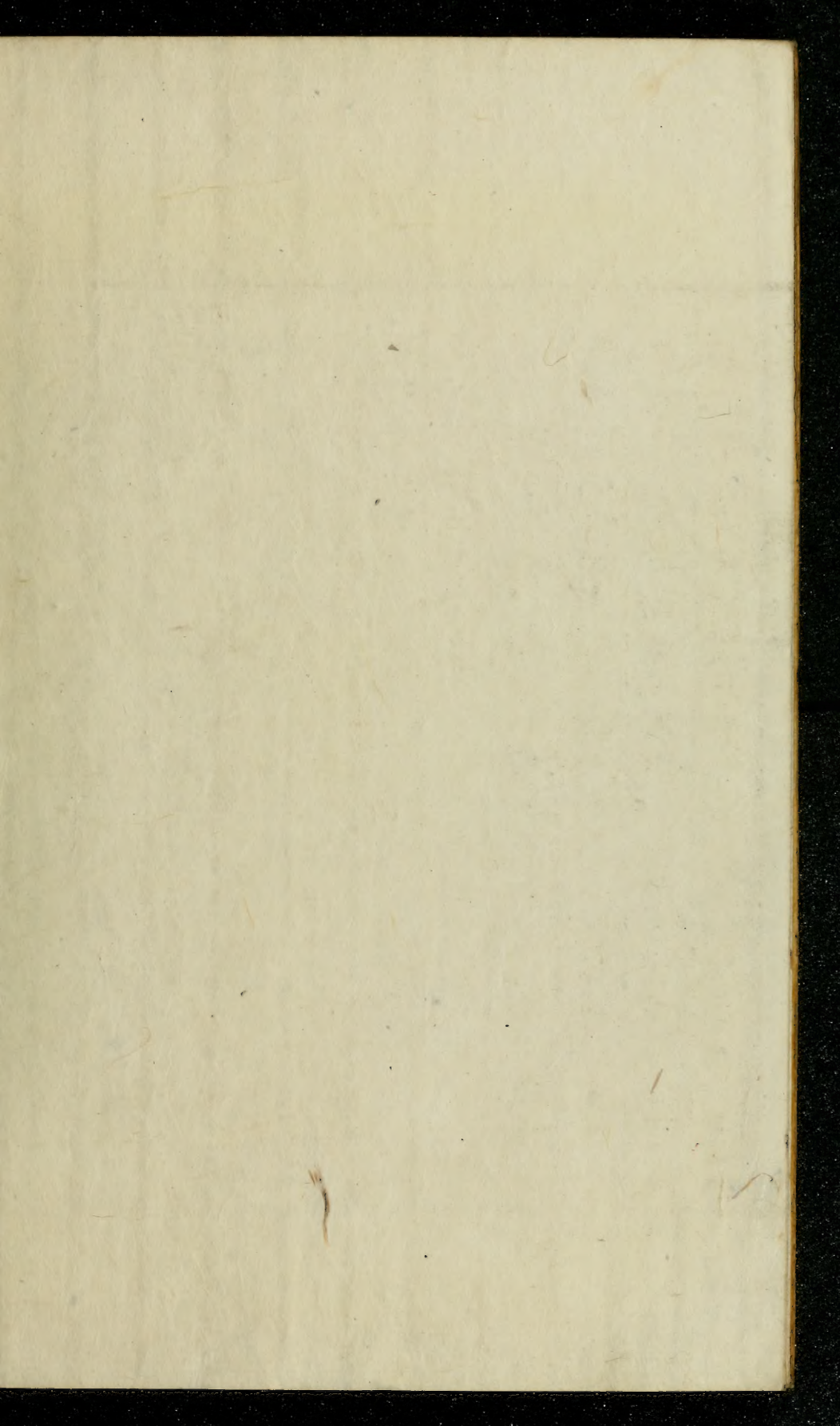
无妄

周易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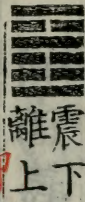






周易卷之三

程子傳



震下
離上

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
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閒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
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
爻爲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
齧之則得嗑故爲噬嗑嗑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
事在口則爲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爲有強梗或
讒邪閒隔於其閒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

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
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
閒也。无閒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
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閒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閒
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閒於其閒也。除去之則和合矣。
故閒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於天
下萬事皆使去其閒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矣。噬嗑
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閒在任刑罰。故卦取用
刑爲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
閒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道宜用
刑獄也天下之閒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
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
情偽得其情則知爲閒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頤中有物故爲噬嗑有物閒於頤中則爲害噬而嗑之
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閒剛柔分而不相雜爲明

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六五以柔居中爲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爲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爲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爲利用獄以剛居柔爲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噬
象雷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
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爲之防者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爲受刑之人當用刑
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履之於足以滅
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
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
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爲受刑之人餘

四爻皆爲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爲无陰陽之位陰陽係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蓋初終之義爲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爲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履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爲義二居中得正
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
取噬膚爲象噬齧人之肌膚爲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
沒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
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
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
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
當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
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
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閒而嗑之
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爲
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處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
反毒之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閒
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肺肺肉之有聯骨者乾
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
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爲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
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體陽而
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
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
四最爲善

彖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

不得中正故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五在卦愈上而爲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腴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爲聞甚大非易噬也故爲噬乾肉也得黃金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爲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懼哉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爲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爲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爲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其耳誠聽之不明也

離下
艮上

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

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
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卦爲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爲文飾也下體
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
艮乃爲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元飾
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
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爲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
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
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

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爲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象分言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文之道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

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爲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
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
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
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
爲象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
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
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
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
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
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責

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
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
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
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
被其光明爲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
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
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
之用心也爲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

物以用明爲戒而貴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初九貴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貴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貴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

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貴也是故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爲言者因趾與行爲義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貴守其義而已

六二貴其須

卦之爲貴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爲重二實貴之主也故主言貴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

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唯係於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貴也二之文明唯爲貴飾善惡則係其質也

象曰貴其須與上興也

以須爲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唯係所附也猶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貴之善惡在其質也

九三貴如濡如永貞吉

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閒處相貴貴之盛者也故云貴如如辭助也貴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麇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

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爲賁之盛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與初爲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爲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爲

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己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爲其間隔耳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爲可疑也雖爲三寇讎所隔未得親於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比於陽復无所係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

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
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
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
而志從焉獲賁於外比之賢賁于丘園也若能受賁於
上九受其裁制如束帛而爻爻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爲
爲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爻爻翦
裁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爲衣
服必翦裁分裂爻爻然束帛喻六五本質爻爻謂受人
翦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
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賁於人爲可吝耳

然享其功終爲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僞唯能質白其賁

則无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直所謂尚

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爲得志者在上而

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

而實尸賁之功為得志也與他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
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偽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
无咎飾不可過也

坤下
艮上

剝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夫
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卦五
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剝於陽
故為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
著於地類剝之象也

剝不利有攸往

剝者羣陰長盛消剝於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君子故
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冥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
之害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變也夏至一陰

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建戌則極而成剝是

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陽故君

子不利有所往也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

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地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爲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唯

邦本本固邦寧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爲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爲剝足陰自下進漸消蔑於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陰剝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取牀足爲象者以陰侵沒陽於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陰之侵剝於陽得以益盛至於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爲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剝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剝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

六三剝之无咎

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
從於正在剝之時爲无咎者也三之爲可謂善矣不言
言何也曰方羣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
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言也
其義爲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

彖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
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爲无咎如東漢之呂强是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始剝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

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夏不言歲貞直
言凶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五爲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其膚身垂
於凶矣切近於災禍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夏不言剝而別設義
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爲象
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
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

言且取獲寵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羣陰消剝於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剝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文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

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亾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爲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夏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

復生之義何也夫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剝之極止有一陽陽元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夫者陽消陰陰小入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爲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爲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震下
坤上

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元

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爲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旣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爲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爲反善之義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復亨旣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旣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

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
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爲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
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
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爲
差忒在君子則爲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便有
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爲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
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
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
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
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僂勝於小人必待

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夏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於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

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初九不遠復元祇悔元吉

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空音祇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元

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
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
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
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遠
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祇陸德明音支玉篇五經
文字羣經音辨並見衣部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
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六二休復吉

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爲仁初陽復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爲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睚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

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
在復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復頻失雖爲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此文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
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四以柔
居羣陰之閒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
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
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

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

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

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

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已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爲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

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震下
乾上

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爲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

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
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
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
也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
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爲過皆
既已无妄不空有往往則妄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爲震剛自外而來也震以初爻
爲主成卦由之故初爲无妄之主動以天爲无妄動而
以天動爲主也以剛變柔爲以正去妄之象又剛正爲

主於內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

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

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

謂无妄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

矣哉

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於正則爲有過乃妄也所謂匪

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

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於安也。往則悖於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爲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无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初九无妄往吉

九以陽剛為主於內无妄之象以剛實變柔而居內中
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
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文言往吉謂以
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
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
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爲者乃妄也故以耕穫
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
順爲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
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
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
事則是人心所作爲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
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是
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爲无妄不安
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
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

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耜人足以盡爲矣。豈待累耜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耜人隨時而爲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旣耕，則必有穫；旣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爲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於求穫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爲者，則妄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爲妄者也。又志應於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爲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

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已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如三之爲妄乃无妄之災害也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繫之牛或謂設或也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爲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爲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爲彼己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爲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爲妄動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也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爲得乎
九四可貞无咎

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
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爲正乎曰以陽
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爲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尚剛之
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
貞謂利於貞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貞固守之则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爲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止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旣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

五既處无妄之極故唯戒在動動則妄矣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爲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爲妄矣是窮極而爲災害也

乾下
艮上

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爲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爲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爲畜止又爲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爲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爲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爲畜義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爲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旣道德

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爲於天下，則不獨於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旣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變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唯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爲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爲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要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

艱險之不可濟況其他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初九有厲利已

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爲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爲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己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

則有危厲故利在己而不進也朱在他卦則四與初爲正應相援者也五在大畜則相應乃爲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爲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朱

象曰有厲利己不犯災也朱

有危則宜己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朱

九二輿說輶朱

二爲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朱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

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輪輶謂不行也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輿說輶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己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輶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空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與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有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也志既銳於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誠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
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合志上進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
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牯大善而吉也槩論
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
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
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
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
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

易傳三
如童牛而加牯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牯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牯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况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誅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

六五積豕之牙吉

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

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
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
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殲豕之牙
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
不能止其躁猛雖繫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殲去其
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發
殲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
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
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
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

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
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
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牙之利不制其牙而積
其勢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
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
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理之

常也故畜極而亨亡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
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
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
謂其亨通曠闊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
畜道之亨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
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
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爻下亦誤加之

震下
艮上

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舍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眚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眚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

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

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
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
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
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
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
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與養時爲大故云時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
根芨發其萌芽爲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
動上止下動頤頤之象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四

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
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
口取養義事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
也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
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爲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
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之道養德
養天下莫不然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之初九亦假外
而言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朵頤我對爾而

設初之所以朵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
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
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
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
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朵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
矣迷欲而失已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朵
頤爲朵動其頤頤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爲
象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九動體朵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爲欲所動則雖有剛

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
剛者爲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爲其能照而
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爲可賤
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
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
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
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爲顛倒故云
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

凶丘枉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顛
于初若求顛于上九往則有凶在顛之時相應則相養
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顛則
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
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
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
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
求則悖理而得凶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空

矣行往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枉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况
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爲應四
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爲
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己不勝其任求
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
曠敗之咎故爲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爲下
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
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
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
必養其威嚴眈眈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

又從於人者必有常若閒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
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
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
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
下非其應類故爲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
之賢由己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施於民何吉如
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
資養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己

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大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元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

幾不保於周公况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
二公得終信故艱險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
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爲君也
於上九則據爲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
己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
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

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以倚賴於己身當
天下大任空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
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
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
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
大有福慶也

巽下
兌上

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凡物養而後能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爲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爲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爲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唯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

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而上下弱
矣故爲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
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強而
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
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標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爲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

棟橈本末弱也

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爲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爲大過
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
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
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
後能自守所以爲大過人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以陰柔弼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
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茅
之爲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
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

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爲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爲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以陰柔處卑下之道唯當過於敬慎而已以柔在下爲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

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爲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槁謂枯根也鄭玄易亦作蕙字與

梯同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

九三棟橈凶

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強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

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
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爲象者
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巽體而應於上豈
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
三居過而用剛巽旣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
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上能繫其志乎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親輔之如棟橈折
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爲能用柔相濟
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
不下撓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爲得
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
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
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它志吝爲
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
則爲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爲以柔相濟之義四
與初爲正應志相繫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
繫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棟隆起則吉不橈曲以就下也謂不下繫於初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

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

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興成事

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

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爲壯矣於五无所賴也故

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爲无益也以士夫

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

其可醜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爲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爲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爲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至溺乃自爲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

坎下
坎上

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爲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爲陷陰居陽中則爲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

爲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複之義也坎陷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爲水陷水之體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陽實在中爲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六云坎窞

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爲信義有孚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爲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

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

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爲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爲水水流仍游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游之象也水
自涓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游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
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
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僞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
游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
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
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游習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
乎險也唯益陷於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

夏入坎窞其凶可知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由習坎而夏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於險乃不失道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溪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方爲二陰所陷在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溪險

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在坎陷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
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
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
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
唯益入於溪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不可
用也故戒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終豈能有
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况處險
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
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
故言爲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
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
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
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

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其質實
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
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
况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堦如筵毛公訓牖爲
道亦開通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
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
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
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
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
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

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
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
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
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
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
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
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
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
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
之雖強旣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

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象只舉首句如此比多矣樽酒簋二質實之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祇空音祇抵

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於己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空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爲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

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爲未大不稱其位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爲喻如係縛之以徽纆囚寘於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于三歲也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于獄至于三歲久之極也他卦以

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是也

離上
離下

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為明義離為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為日亦以虛明之象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

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百穀草木則麗於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

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爲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正位乃爲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輕重則可以言易矣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爲離繼明之義也震巽之類

亦取游隨之義然離之義九重也大人以德言則睨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迹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

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

六二黃離元吉

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爲重所

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

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內外

皆止兌彼己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

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

也故爲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

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

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

憂乃爲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

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惶有將
盡之悲乃大耄之嗟爲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耄與
眊同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
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爲凶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在上
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
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其來非善繼者也

易傳三
夫善繼者必有與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四突
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
爍之勢氣焰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
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
所棄絕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
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

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之深至於戚嗟所以
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
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
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則安能保其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
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

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
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

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

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誑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

